

182

10

24

祭祖時有
此調戲

第一詩書

西門八

二

平插曾公一人。特爲後文宋巡按對照。且見西門之惡。總是
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而一西門之惡
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爲何如也。

寫王六兒得銀如兩。寫夏提刑得財又如兩。至寫西門得多
金而不以爲意。又觀西門平素之財也。

此回上墳。爲西門傳中一大總會。看他描寫男客如許如許。
又描寫堂客如許如許。又寫姬妾如許如許。特特爲清明節
寡婦下根種也。

內于西門祭祖文中。偏又夾寫金蓮敬濟一段文字。情中惜
筆已屢言矣。然未如有此段文字麗極。

看他于本章法接寫七件事。一邪一正。特特刺入眼中。分外令人髮指也。

來保探事亦可為能矣。不知特為後文皆主負恩一回內。勢敗奴欺主五字預先下轉語。見勢未敗之先。皆是良臣而人心之難測有如此也。

寫西門祭祖是正文。却是旁文。寫弄私情是傍文。又是正文。挑者挑也。挑也。總是隨處伏一挑剔。至花園之調方不突然也。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詞曰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驚然一點心驚。却把那人牽掛何東。

風淚洒。東風淚洒。不覺暗沾羅帕。恨如天大。那冤家既是

無情去。回頭看怎麼。妙語解頤

右調桂枝香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听巡按

御史在東昌府住劄。姓曾雙名孝序。曾孝序也。序即天敘有典之敘。蓋作者為世所厄。不能自

全其孝。故抑贊憤懣。不過欲全此一孝之序也。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

是個清廉正氣的官。此書竟有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

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

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

首等候多時。只听裏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所頭面

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

其如蔡太師何第二面牌出來

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總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听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遠越光儀倏忽一載知

已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開軸啓

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離合之數未几

年兄省親南旋復問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

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

上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

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

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必着此句當乘此大展才猷以

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

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

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

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幸察不宣 仲春望

後一日也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爹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

府府官從公查明驗出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
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出去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
套內鈴了閑防差人資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
來慌得手腳無措卽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蓋云抵本貫河南
舞陽人氏爲人剛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不如不糊突要錢矣人都號他做狄
混先是這伙縣丞往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
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使勒住馬令左右
公人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个下落那公人真个跟定旋風而來
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票了狄公話狄公卽拘集里老用
鍬掘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件作檢視明
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卽拘
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水灯兒見一死屍從
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慈悲受累強如不
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
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繇分說先把長老一籊兩拶一夾
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
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道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
可埋於岸上此念方又說于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
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卽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
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尙在子
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卽把衆僧放同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
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

何不查問

家屬

童乃一

僕

有

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奉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賄實法正

其地方

之合詳

將奉宗

撥均分

齊夫

乃為合

而曾公

乃不知

汚吏賍官濫國政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輪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

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開一夜沒的眼計較着要打

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髻髻用十六兩銀子

又買了个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暴發人確有如

此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

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

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叫他應住了這道風水你討

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去我叫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

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買几根木

植來咱這邊也搭起个月台來上面晒醬下边不拘做馬坊為西門慶

也之馬做个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台不

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

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一連三个不如寫得窮兒暴發徹骨皆見于是使了三十兩銀

了又蓋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抬了許多酒肉燒餅來

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苗青之錢如此用夏提刑得了几

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

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

有忘了這
是好事

之錢又西門慶因坟上新蓋了山子捲們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

如此用做了千戶還沒往坟上祭祖大方一總注下如建瓶水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

新立了一座坟門砌的明堂神器亦是景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

柏兩邊疊成坡峰清明日上坟要更換錦衣牌扁為戲贈作因

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搬運了

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粉戲的人一行小優兒是李銘

吳惠王柱卿奉人一行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董嬌兒一行

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

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理守賁弟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

餘人男客有名者一十三人後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

潘姥姥花大娘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

大姐女客十四人後清明節止大娘子一人此并家中吳月娘李

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上家七人後清明

春梅迎春王蕭蘭香奶子如意兒節止樓月兩人抱着官哥兒

梅自來永福不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

說孩子且不消叫他往坟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週二者劉婆

子說這孩子顙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坟上路遠只怕唬着

他依着我不叫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娘

母子一个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為何出點他娘兒兩個不到

坟前與祖宗磕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

顙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

四十八回

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听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坟上遠遠望見青松

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坟門兩邊坡峰上去週圍石牆遙望中景象當

送望中當景象

中甬道明堂神台香炉燁台都是白玉石鑿的攻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坟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

枝寫來便活是一坡塋又
確是新發之家故妙

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桌

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應祭响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謔

的在奶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又驚月娘便叫

又
月娘便叫

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理你看諛的那腔兒

我說且不叫孩兒來罷。怎強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說的那

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

攬掖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

文燒了紙。西門慶還請客官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搦

棚內繚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堂客四個小優兒在前所官

客堂
四個小優兒在前所官

客席前彈唱官客四个唱的輪番遞酒官客春梅玉蕭蘭香迎春四个

官客四个唱的輪番遞酒
官客春梅玉蕭蘭香迎春四个

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个

都在堂客上邊

邊堂客兩路分寫如火如錦與執壺斟酒就立在大

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與後小玉如意打扮列坐遶照潘金蓮與玉樓

與後小玉如意潘金蓮與玉樓

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

門慶收拾了
明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

珉鏡粧台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坟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

雲雨處

時主功令
自然大祀
多不是
我抄案
者有唱戲

般乾淨懸挂的書畫琴棋酒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
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
蓮獨自從花園裏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文字隨處生枝看見迎
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蕭
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看哥兒就拿了一兩碟下飯點心與如
意兒吃奶子見金蓮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
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鼓來說的不做聲原來這等小膽兒于是一
面解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
兒忽見陳敬濟丟簾子走八來看見金蓮鬪孩子頑耍便也鬪那
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端可霎作怪那官
哥兒更喜喜望着他笑敬濟不緣分說把孩子就接過來一連親
了几个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嘴把人的鬚都抵亂
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听了恐怕奶子
瞧見便戲發訕將手中拿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
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
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模量惜些情見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
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今後妙絕
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敬濟兩
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
在敬濟帽子上將桃花起即將桃花綴一段小文字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
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敬濟取下來去
了一声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摺但見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付停當了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客起馬在後來興兒與厨役慢慢的抬食盒然後玳安來安回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着紫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中又使回童兒來叫他跟隨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渡法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所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听了心中猶豫到于所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

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坟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後時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所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宝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边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今書童開掩棚門請往那里說話左右都令下來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叅本上東京

長官與學生俱在叅例學生令人抄了个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听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灯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叅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明治矣臣自去年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

否頗得其是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具其疏上請參照山東提刑

所掌刑金衛正千戶夏延齡剪珪之材貪鄙之行久于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狠貪

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言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

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了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

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

武功蒞參不知一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

清携樂婦而酣飲于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

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駐跡

顯著將西門罪案此二臣者貪鄙不職久垂清議一刻不

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敕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

常有賴而俾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点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里去干是

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拿了二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兩把銀壺西

門慶這裏是金鑲玉寶石石開粧一條三百兩銀子苗青之銀夏

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裏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

寫了一封書與崔管家兩個早僱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

明爲生子加官對照一令

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坟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

下奶去就叫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

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灘貨他生死不依只說

今日坟上祭祖爲甚麼來不叫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挽了

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叫今如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沒法兒

擺佈况西門慶又因巡按叅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

点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不好事亦在一塊月娘使小廝叫劉

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乱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

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買些紙兒

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灯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叫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理星一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打听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所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裏說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自是體枕時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包得緊緊的又沒碰着他娘叫圓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黑影一映

與西門死

小合我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紙與孩子下

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備行只六日就走到東平府西門慶

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叅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了七

件事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

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裡差人再拿帖兒分

付兵部余尙書把他的本只不要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

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听

消息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

抄了个邸報所謂治世能臣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

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

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就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

事母之
可以為
僕可惜
未保元
承之事這
隨便皇帝
不知小民之
炭天豈無
於君哉

談部
道四
乃聖
殊批
用章
批發
人不

不本不誠子

不由人可笑

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翟參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裡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尙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要上去。隨他有撥天闕本事，也不妨。西門慶听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去。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赶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揷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總到了。正是：文字頓挫挽回地步。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官情沒

來底報占
易於結主
看其功大

總不報參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爹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劍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文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听言問道：真个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个底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字樣二字妙絕，是不識字人眼中物也。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听。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几个眼生字不認的，又映旋叫

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大約上面奏書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爲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寔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以上出語即不相話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錄學校陞貢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

三曰更盜鈔法

四曰制錢法

五曰行結驪俵糴之法

西門慶听了又看了罷官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

朝又點了一兩灘巡撫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

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內無財莫論才

此回敘二巡按之榮。却都是求榮者之地步也。總爲西門生色間中點綴董嬌兒。又爲桂兒銀兒等一襯出一大觀哩。

玉皇廟諸人出身也。故瓶兒以玉皇廟邀于虛上會時。出金蓮以玉皇廟元壇座下之虎出而吞梅。又以天福來送玉皇廟會分月娘叫大了頭時出。然則三人俱發源于玉皇廟也。至于永福寺金蓮埋于其中。春梅逢故主于其內。而月娘孝哥俱于永福寺討結果。獨于瓶兒未有永福寺之公葛也。不知其于此回內已爲瓶兒結果于永福之因矣。何則。瓶兒病以梵僧藥。藥園用永福寺中求得。然則瓶兒獨早結于永福寺矣。故玉皇廟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結。可不是大起結哩。

後半梵僧一篇文字能句句以現身二字讀之方知其筆之妙也

施藥必現身者見西門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耳

第四十九回

却是常情

梵僧哥乃大凡之作者何取意

請巡按屈身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詩曰

雅集無兼客

高情洽二難

一尊傾智海

八十檀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為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桂姐兒說話

樣

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會過為隨他說去老爺那里自有个

明見小人自以一面在所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

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

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

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覲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

下之財貴于流通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羅壓

糴之法不可行當下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

矣誰與守邦評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咀撓國

事將會公付吏部考察黜為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

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煨

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干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拿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俞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听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听所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曾公去而此輩來矣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接帥府周守備判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挂執旗隨同進迎大皆隨鼓吹兒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具連名手本進了文書晏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按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几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礼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峰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

怕怎的既是雲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一路問答真不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貴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几个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開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聞中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綉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所上相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廳兩張吃看桌

席間頂方糖定勝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所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家人具盃見之禮兩端湖綢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拔了个鮮紅單拜帖上書待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庄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个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畢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礼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礼相還叙了礼教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有東道焉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蕭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通酒安席已畢下边呈献割道说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声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分付下去家人吏書

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听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邊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大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拿身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壘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台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筋蔡御史的一也是一般的都遙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知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有錫而已可爲見小也

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抬送過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

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懷盛席又承

厚賜何以克當餘容畚報不忘也

此會公何如

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

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

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

捲棚內候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

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把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

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

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

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

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边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降

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蹊蹊如面是趙奉人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蹊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饒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卽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抬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第在梅歌唱西門

不心悔未和
下中這作
良之法我好

從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學不覺在再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

妻妾陪妓女
奉貴上司
肉世途之官
此怎在好

曹禾論劾將學生做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點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台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餉皇末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叫海鹽子第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个漁家傲我所子第排手在梅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下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必叫二人是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抬過一邊纏好玳安道抬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持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

呀作者
你不可怠慢用心扶持他自然酬答你
龍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
付俺每知道西門慶戲道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
要扭手扭腳的董嬌兒道娘在那里听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蔥靠
南牆越發老疎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西門
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着揭帖走
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
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
大是叫姐夫寫
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
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下瀆蔡御史
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
在边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州揚州支取糧食

到那里請目早些支取是原要因批掛的遞上夫蔡御史
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口早聖蔡
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
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楊州你等經來察院見我我比別
的商人早掣一個月人情如此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
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畫傍邊斟上酒子第又唱
唱畢已有掌灯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
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
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
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
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于堦前向前揖

燭也似磕了四个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

恐使不得喜極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

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

妓携手恍若劉阮之八天台因進八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

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

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龍

蛇灯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酒當醉處鍾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描于壁上以為後日之貴焉因問二妓你等呼甚名

字一个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一

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

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

號微仙蔡御史一聞微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

棋桌來擺下棋了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

釧兒把金樽在傍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

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一杯陪飲

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進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旁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經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在下立飲一杯于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介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非斯文骨肉讀書者專會以二字許人守錢虜偏有福分肖受二字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

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外邊去了到了上房裏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厨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悞了來興兒道家裏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棧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環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裏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而水墨画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這微仙號于是灯下拈起

第一奇書
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池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地月上漫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是修家
心氣
恥難

有順
男兒心
好事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亦明間裏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督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所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

可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

擺酒餞行來與兒與厨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

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山門外

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

會公案下行牌往揚州索候提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

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

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

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

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會公手裏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

去了到于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重便放了

為這天
哀哉

已結案正是令系心才實些移受仰怎寫出來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難壞今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

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在說畢蔡御史上轎

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

祇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

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便

又問有几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

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

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伏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永福寺

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爹寫个緣

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

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

僧不知老爹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

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

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離

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个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有生的豹

頭環眼着色若紫肝着戴了雞蠟兒着穿一領肉紅直裰着類

下髭鬚亂打着頭上有一溜光簷着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羅漢未

除火性兩眼龍着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着把脖子縮到

腦子裡着鼻孔中流下玉筋來着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个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个端的于是高声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頭一声不答應第二声也不言語第三声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个挺象可伸了伸腰象可睜開一隻眼象可跳將起來象向西門慶点了點頭兒象可粗声說道僧部萬言人物此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城天竺國密松林着齊腰峯着寒庭寺下來的楚僧着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說話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的你也有沒有楚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楚僧

直去我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楚僧直堅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拄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褸襖袴褲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就來楚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驢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骨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个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王六兒生日西門慶見生日也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个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

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的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裏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几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向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楚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要的那楚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撫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腳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搥扇子妙景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

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妙景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

交偃馱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難爲我這兩條腿了妙話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計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楚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廝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楚僧睜眼觀見所堂高遠院宇沉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蠻蠻織抹綠珠簾象其地下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子象其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螭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象其裏子土安着綠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又象其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肋的交椅更象其兩邊掛的回都是紫

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

還象甚磨水磨中人所云一片烏東西也

正是

鼉皮面鼓振庭堂

烏木春怡盛酒器

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

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

兒生日厨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吃桌邊兒放

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趣一碟糟脚趣

一碟烏皮雞趣一碟舞鱸公趣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蔥

炒炒的核桃肉象一碟細切的餛飩樣子肉象一碟肥肥的羊貫

腸象一碟光溜溜的滑鯽象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个衡內

兩個肉員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象一大

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象西門慶讓梵僧吃了叫琴童拿過團肥

鉤頭雞脖子壺來象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出湯

拌白酒來象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象遞與梵僧那梵僧接

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金丹隨卽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

騎馬腸兒象一碟醃臘鵝脖子象又是兩樣艷物與梵僧下酒一

碟子癩葡萄象一碟子流心紅李子象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

與菜卷兒象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楞子眼

兒更象更象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

去因問他來房術的藥兒梵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

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

几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芦來傾出百十九分付每次只一

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將那一个葫芦兒揭了取二錢一塊

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梵僧道

形如雞卵。色如鵝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

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觀貴乎玕琅。此金金豈換

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厦高堂。任你

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

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

月朗夜恣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

寵。十二美紅粧。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久寬

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體自強。固

齒能明目。陽生如始萌。恐君如不信。以飯與猪嚼

三日涇無度。四日熱難當。白猫變為黑。尿糞俱

停亡。夏月當風臥。冬天水裡藏。若還不解泄。毛

脫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

其精永不傷。老婦聲眉蹙。淫娼不可當。有時心

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

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听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久傳藥須傳方吾師

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以後用沒了那裡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

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边快取二三十兩白金來遞與梵

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

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說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楚僧。楚僧方才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皆上搭襖。拴足。拄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柱杖挑簞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內。卽安一楚僧施藥。蓋爲死瓶兒西門之根。而必于諸人中生死二人者。見瓶之聲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故前五十回漸漸熱出來。此後五十回又漸漸冷將去。而于上四十九回插入却于此。回特爲玳安一描生面。特特爲一百回對照也。不然作者有此閒筆。爲玳安敘家常乎。

此回特寫王六兒與瓶兒試藥起。蓋爲瓶兒伏病死之由。亦爲西門伏死于王六兒之由也。恐再着金蓮一回中難寫。故接手又寫下一回。品玉之金蓮也。文字用意之處。井井如此。而人不看。奈何奈何。

瓶兒之死伏于試藥不知官哥之死亦伏于此。看其特特將博浪鼓一點而後文觀物之哭。遥遥相照矣。夫博浪鼓一戲物耳。一見而官哥生矣。再現而官哥不保矣。至觀物之哭。乃一點前數回之金針結穴耳。其細密如此。

此回八一薛姑子見萬卉中有雪來說法。其凋零之象不言可知。故前回又借薛姑子全收拾杏梅等一切春色。而薛姑子特于梵僧相對也。信乎此回文字乃作者欲收拾以上筆墨。作下五十回結果之計也。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結。上文特起一苗員外之因。何也。蓋以前西門諸惡皆是貪色而財字上的惡。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則貪財之惡。與毒武大死乎。虛等矣。而來保韓道國自苗青處來。拐財同去。真是一線不差。天理不爽如此。

篇來又為孝哥作引。寫得如此行徑。月娘之醜之惡。已盡情不堪矣。

第五十回

琴童潛听燕鶯歡

城安嬉遊蝴蝶卷

詞曰

欲掩香。語論繾綣。先敏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鴦圖煖。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裳。恣情無限。留青帳。前灯時時看。伊嬌面。

右調菊花心

話說那口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子來。又

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二名合觀一笑再加二薛師父夫遇妙趣之縫安得不泄泄入趣縫安得不妙。月娘知道他是个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著茶褐袈裟剃得青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沼口豚腮。活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衆人連忙行礼見他鋪眉蒙眼拏班做勢口裡咬字嚼字。活一口一声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一日大姑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總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听著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尙去了書童道剛纔起身參送出他去了吳大

姑子因問是那裏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同行門外寺裡帶來的一个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有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听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姑听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案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生花之舌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楚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

可不已
雖吃
只是
汁兒
咽肉

如此說則
圓喙禽一
食暉味
怎樣好法
地記以不
樣不好法
憐心人耳

裡韓大姊使了他兄弟來請參說今日是他生日請參好不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楚僧藥心裡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來請正

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于是徑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送與他道：「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厮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

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

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不題。單表

玳安，一百回以玳安結此回不得，不爲玳安一寫也。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一

覺直睡到掌灯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灯

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裡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

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

家去，在獅子街房裡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

「算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

酒。」白得眼兒的，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的小厮來尋你做甚麼，

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几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

知弄甚麼兒。」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灯籠，與他分付你說家

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鋪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几个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赶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秫秫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總是極力寫一浪蝶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躡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關你鬪兒，你就惱了。」不緣分說，揪起腿，把他按在炕上。

傅夥計往他口裡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水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官情付回，兩個頭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笑，便笑，鬚刺刺的。」屏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恁吃屎。」你從前已後把屎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三分怕事，七分怕人。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浪蝶至此亦于是吃了酒，門坊房內叫了個小伴，拿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裡睡哩。」于是關上門，兩

個走到後邊厨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嬌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厨櫃裡拿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

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

；咱兩個噤子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目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

了，既子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

你休惱。我想著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

人嬌這里又與韓大嬌當家，到家看我对六娘說，也不說。又是一番描寫

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

是語，到家裡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里玳

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上听觀，原來

西門慶用燒酒把梵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

梵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秤了有一厘半

兒，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靈稜跳腦，圓跟

圓睜，橫根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四門

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

裡，一面用手籠搭，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

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梵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

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拿那話，往裡放，他頭昂人，濡研半晌，方纔

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

發作，淺抽深送，覺翁上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心如醉，斜攤于枕

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声声只叫：「大爺。」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

話又好聽

見非金蓮又道我央及你好反留些工夫在後邊要娶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揉擣擣的連声响喚老婆道達七你好生揉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燈來照着頭要西門慶于是移燈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拱其股躡躡而提之近面出來老婆在下一手揉看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顛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鹽出來賣了就先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與六兒定合時必講買賣見六兒原利財而為此西門亦止以此動也老婆道好達七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着忘八在家裡做甚麼因問鋪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官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翠蓮兒窓外

听了玳安從後邊來見他听戲向身上拍了一一說道平白听他

怎的趁他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衙子裡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這里過看見在魯長腿屋裡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听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裡邊尋你往小衙衙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巷名分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繼開原來忘八正和皮婆魯長腿在灯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兩個兇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裡灯一口吹滅忘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叫出他

姐兒兩個唱个曲兒俺們听就去忘入道官家你來的遲了一步
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識分說兩步就撞進裡面只見灯
也不点月影中無灯偏有月妙絕看見炕上有兩個帶白毡帽的酒太公
一个炕上睡下那一个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里來玳
安道我管你娘的眼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藥裹脚
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个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
了玳安叫掌起灯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
把毛搞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裡交他
且試試新夾棍着衙門亦爲玳安魯長腿向前掌上灯拜了又拜
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
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听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

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字
自金蓮來後沒曾做得准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几碟都是
至今了開鴨蛋蝦米熟鮮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接看賽兒
可謂賽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
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拿鍾兒斟酒遞與
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个山坡羊道

烟花賽委實的難過自不得清凉行坐逐日家迎賓代客一家
兒吃穿全靠看奴身一个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
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个問
声我那飽餓烟花寨再在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
的多不識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寶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纔待要唱，妙再唱便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寶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兩個進八廚房內，問老馮爹：「尊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厨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叫小伴當点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于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几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即点茶來漱了口。王六兒走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
玳安同衆人在裡頭房內，所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娘，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裡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在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

現淫婦身，叫春梅問春梅說，頭說法者。

先爹在屋裡來，向床背閣抽梯內，都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那里。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裡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拿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燈，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裡去。只琴童兒把衣帽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

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
 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
 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攙攙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
 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裡坐到這早晚
 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白
 家怎麼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道到李瓶
 兒房裡來原來是王六兒那里因吃了楚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
 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鉄杵倍加
 寫來使金蓮後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
 死西門時不謬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
 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纏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裡不奈

為們愛面
 將男人氣
 所以又被
 大法的商
 是風流
 在身

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房裡睡去不是只來這裡纏被
 西門慶撻過脖子來就親了个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裡要和你
 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吃春藥者第一瞧的李瓶
 兒要不得說道耶嚟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
 吃了楚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
 的我身上纏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
 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
 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个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
 了頭撥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西門死瓶兒在此李瓶兒道我到好
 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
 也不乾淨一个老婆的月經沾汚在男子漢身上賸刺刺的也晦

怎的不
 是子
 來了

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又是一于是吃逼勒不過交迎春

掇了水下來澡洗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霎作怪李瓶兒

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

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

了。又點點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

便馬爬在他身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灯下窺見他雪

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與不

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

个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毛髮瞬

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瓶兒道達達慢着些頂

過冷茶來咽了一口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

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

氣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

包兒和他頑耍更不體察外边勾當是夜霜咬銀牙閉門睡下

自有金蓮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

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叫月娘揀个壬

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

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又有月娘之事之心可嘆可嘆又向

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

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个人家媳婦兒

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爹在那里悄悄與了个熟老娘三錢銀子

就報效
子靈解
稍暢

得了替你老人家熬藥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
重維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總拿來下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
師父于是每人拿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
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
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的一担真一日到賣三担假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這樣事合
掌當宵同
訊若盜
殺平人
當念佛
教聲
笑

